



沧海般浩瀚的襟怀

观苏剧《国鼎魂》有感

文 / 刘玉琴

历史总是以文化的绵延不息，彰显出深邃辽阔的底蕴和张力。历史长河的百转千流中，无数人的识见与胸襟，坚守与隐忍，为历史文化的丰满厚重，续添着不绝的薪火，他们以具象甚至柔弱的身躯，铺陈出沧海般浩瀚的精神气象。

苏剧《国鼎魂》，以艺术的方式，别致的故事，再现了中国人对文化的尊崇与礼敬，对文明文脉的认知与守望以及骨子里的坚定与刚强。它让我们回望历史时由衷慨叹，几千年岁月烟尘中，中华民族有无数为民族解放不惜九死一生的仁人志士，有无数不惧抛头颅洒热血换取新中国黎明的革命先烈，同样也有无数优秀儿女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不息，为人类文明的鲜活有序而殚精竭虑，信念坚定，前赴后继，百折不挠。他们都是英雄，值得我们永久仰望。

苏剧，于许多人而言，或许并不熟悉。其发源于苏州，被称为“滩簧之母”，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剧和昆曲、评弹并称为苏州艺坛“三朵花”。20世纪90年代文化部曾举办过“天下第一团”汇演，“天下第一团”就是一个剧种只有一个剧团，苏剧也被列入其中。多年

来，苏剧演出剧目不多，但一直努力前行。2016年终于有了独立建制的传承保护单位。苏剧现代戏《国鼎魂》是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成立后推出的第一部作品。

《国鼎魂》根据苏州潘氏一族捐鼎的真实故事改编。潘祖荫是清朝颇负盛名的收藏大家，府中收藏无数，其中尤以大孟鼎、大克鼎为国之重器。对孟、克二鼎立下“谨守护持，决不示人”之家规。此后数十年间，潘府历经战乱，屡遭逼迫，潘祖荫去世之后，以其弟潘祖年儿媳潘达于为代表的潘氏一门谨守家规，严护古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于代表潘氏一族将大孟鼎、大克鼎无偿捐献给国家。《国鼎魂》以1923年至2007年间中华民族历经的清末民初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发展这段历史为背景，以潘氏一族护鼎捐鼎为主要素材，将中华民族护卫国家千年文脉之群体精神，集中于剧中女主角潘达于一身，描绘了华夏子孙守护文化文脉的坚定信仰，谱写了一曲为国护宝、九死不悔的正气之歌。

从民国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鼎魂》



《国鼎魂》

涵盖了多个历史时期。作品谋篇布局、结构立意精巧，富有波澜。主创人员没有刻意追求戏剧情节的面面俱到，而是选取几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时间节点，如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以“军阀诈鼎”“日寇逼鼎”“军统索鼎”“新中国捐鼎”的块状结构，简洁延宕出“授鼎”“护鼎”“捐鼎”的清晰脉络，其中又将主要人物潘达于的情感发展和心理变化作为开掘重点。结构布局与重要节点的精心选择，人物心理变化的深入审视，营造了波澜起伏、曲折有致、紧张激烈的戏剧氛围。时代更迭、风云变幻、家与国的巨大变迁中，讲述了一个独特、传奇、厚重且温暖的故事，寄托了一个身份独特的女人的寂寞坚守的精神意趣。作品主题鲜明，结构严谨，点面结合，详略有致，独特构思、引人入胜。

《国鼎魂》集中笔墨塑造的女主人公潘达于的形象，生动感人，内蕴深厚。她从一位医家闺秀，懵懂少妇，在世事动荡中，逐渐成长为一名自觉守卫宝鼎，并甘愿捐献于国家的不平凡女性。潘达于的饰演者王芳是苏剧表演艺术家，在剧中饰演青年、中年、老年三个时期的潘达于，人物时间跨度长达60余年。王芳以精湛技艺，清丽婉转的唱腔，以沉静、典雅、隐忍、坚强的性格呈现，充分展现了潘达于一生护鼎的心路历程和人物风采。潘达于当初答应守鼎护鼎，

是为了丈夫、公公的托付，是为了情，后来读遍家藏典籍，已将鼎视为精神知己，守鼎护鼎成为其提升价值认知之后的自觉行为。宝鼎的坚硬骨骼，雄浑气魄，蒙受的沉重苦难，似一种无形的隐喻，支撑、强壮着潘达于的志向和精神，虽然屡经磨难，频遭逼迫，却坚守信念，以柔弱之躯，自觉扛起了延续承继华夏文脉的重任。王芳对人物的把握，细致精到，尤其是第四场，失去丈夫、养子之后，潘达于在院中回忆种种往事失魂落魄，神思迷离，所有的委屈、苦痛、埋怨、挣扎、愤懑，此时如山洪爆发，喷涌而出，倾泻而下，长久的积压，反弹出极为强大的戏剧张力。王芳在舞台上用戏曲的唱念做舞，将这场20多分钟的“独角戏”演绎得酣畅淋漓，感人肺腑。并且人物的情感起伏与情节所要传达的主旨紧密相扣，互相推进，渐至高潮，潘达于的情绪、情感及襟怀被展示得真实可信。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滋养温润，中国人骨子里的刚健文化基因，在舞台上得到艺术绽放。从潘达于身上，亦即从王芳的表演中，我们感受一个女人寂寞坚守、不同凡俗的一生，感受作品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传承延续的独到思考，感受主创者对民族精神内涵的有力剖析和深情回望。

苏剧的特点，温和舒缓，含而不放，没有慷慨激昂，没有低沉哀鸣。用苏州的地方戏演绎苏州的故事，展示苏州的特色和文化底蕴，以及苏州人骨子里的隐忍坚强，折射中国人的特质和精神——题材、人物、剧种，几者之间的相宜性，贴近性，彰显了剧种的艺术魅力，不仅有利于苏剧舞台形象的再塑造，剧种特色的再探索，也是对地域文化、人文精神、家国情怀的创新式挖掘，艺术化表达。细细审视潘达于的一生，她是孤独的，又是坚强的，是柔弱的，又是丰厚的，是隐忍的，又是有力的。此剧的情节大起大落，有强烈的戏剧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对轻盈舒展的苏剧带来难度，但作品却以从容舒缓，节制冷静，蓄势隐忍中所蕴含着的爆发力，凸显了剧种的特色，透露出苏剧善于突破、质地坚硬的一面，尊重了剧种规律，又在题材、人物与剧种特性的相辅相存上有所拓展。作品唱腔设计上，保持了苏剧的纯正韵味，以苏剧基本曲调“太平调”为主，又根据需要采用了“弦索调”“南方调”“流水板”等曲调以及“快板”等快节奏板式，以推进剧情与人物心理，使唱腔富有现代气息。

在现实题材文艺创作日益引起广泛关注的当下，苏剧《国鼎魂》以其自身的艺术实践，为戏曲现实题材创作提供有益启示。首先，一出好戏，要有一个好故事来支撑，内容为王。深刻的主题，曲折的情节，捕捉把握好充满戏剧性的人物、动作、情境、意蕴

对莆仙戏《踏伞行》的印象

月落重生灯再红

文 / 方李珍



近年，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国家各项传统戏曲扶持与保护政策的出台，传统文化与传统戏的价值日益凸显。戏曲复兴时代来临。一大批经典剧目得以复排，许多优秀剧目被整理搬演，只是这样一种尊崇传统、敬畏传统的整理改编已不同

于前期改旧为新、“化腐朽为神奇”的颠覆式再造，而是在改旧如旧或整新如旧、向传统回归的同时，注重在审美上合乎当下人的欣赏习惯。例如2017年国家京剧院新编传统京剧《徐母传》就呈现出传统戏的风貌，它根据传统京剧《徐母骂曹》等多个与徐母、

（接上文第30页）等，是无论时代、时尚怎样变迁，都永不过时的艺术审美定律。这部作品中，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共内战，数十年风起云涌，各种人物挖空心思、各怀目的奔着宝鼎而来，人与事缠绕纠结，互相刺激，构成紧张激烈的戏剧氛围。尽管作品的情节起伏、紧张悬念感的设计还可以进一步强化，但毕竟在时代的动荡变化中，激烈跌宕的矛盾冲突中，讲述了一个传奇厚重的故事，有历史感悟，有现实观照，触动人心，引人共鸣。尤其是在情节翻转和人物情感升华的背后，艺术地揭示了故事所蕴含的精神，这就是无私的文化守护精神，大义于胸的临危不惧精神，文明古国一脉相承的重礼崇文的自觉自信精神，就是不论家国如何变迁，文脉不能断，魂魄不能丢的清醒坚定执着，以及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一个传奇故事的背后，蕴含了强大的精神气场。

其次，一出好戏，剧种、地域及题材选择要有相宜性。生活犹如海洋，包罗万千气象。题材选择的视点，内容开掘的方向，剧种擅长的风物，舞台传递的气质，需要顺势而为，依势而进，追求内容与形式的有机融合，统一和谐。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包括演员的驾驭能力上，有可期抵达的预计目标，有剧种特色可充分施展的空间，有戏剧精神能深刻传扬的手段。这部作品选择一个身上有戏的女人的一生坚守为主线，选择苏剧表演艺术家王芳真情演

绎，选择苏州的苏剧为载体，将世界级物质文化遗产与苏州的风土人情、人文精神紧密相连，由潘氏一族折射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护卫国家千年文脉的不屈信念，在题材、人物、剧种、地域特色的结合上，表现了可贵的融合创新意识，故而有不俗的剧场效果。

再则，一出好戏，离不开一二度创作的相互促进与提升。这部作品编导演音舞美，个体实力不俗，各有所长，但彼此相携，紧密围绕主题，服务于演员表演大局，再现了艺术的综合之美。剧本扎实，导演用心，表演精彩，戏曲假定性得到发挥，舞美灯光写意灵动，并且唱腔设计融汇传统与创新。可以说，主创团队用技艺与情怀，艺术地揭示了中华民族为什么历经苦难挫折，屡遭强敌入侵而国脉不断，就缘于鲜活流淌的中华文化中，爱国主义始终成为民族精神的核心和永续相传的文脉，潘氏一族以几代人热血与生命，守护古董，绵延文脉，最终选择在国运向好的新中国，将宝鼎与古董无偿捐献给国家，当是最好的诠释。作品中一个女人的孤独与坚守之所以令人动容，正是因为这个题材中，蕴含着清醒坚定的民族文化信仰与主创团队的中华文化价值理念，以及对人类文明底蕴的深刻认知与张扬。各种艺术元素的综合发力，让戏曲舞台收获一份沉甸甸的力量。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靳文泰